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十九 史部

晉書卷五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留王於

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為鄄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叙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為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

事爲意盡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鄄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冑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録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録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

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
等以為齊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
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
樹本助化而逺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
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
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内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
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
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後

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名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義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盤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

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尸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

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為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為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

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戸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歴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髙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説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

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

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
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
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
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
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
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
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
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

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商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禄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

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

雖以爵禄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

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

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懐禄之嫌矣其

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歴試無績

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

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

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

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

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敎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

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勑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敳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没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

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末陷也珉為侍中直於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數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數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

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
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
夭兮或著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
蠢動皆神之為兮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遺穢累兮性
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
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
豪鋒之半飄飖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自然
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

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静默無為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元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敳有重名為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

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搆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兾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名不就常閒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黄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内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為解義妙演奇

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别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叅征南府累遷黄門侍郎封關内侯歴中書令河南尹初純

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甞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甞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

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懟怒上表觧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来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懐禄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

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勑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愉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

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

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敦叙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毋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

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内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為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郡前尹關内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

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置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即爲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君性少飲

多遂至沈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令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為重罪過醉之言而没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令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為禮禁正直而陷人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内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

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己也恭
率下也敬先衆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
奏狀不忠不孝郡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
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令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
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都内前每表屢
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
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
無異而虚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

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怨積怨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庚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

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眅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禄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名不俟駕之日而

後將軍䀢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䀢坐免官初䀢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䀢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䀢以為愧恨至是毀純䀢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為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尃

尃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尃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

傳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勲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将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名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

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昔以
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
公上其入讃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
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
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
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
在朝廷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
鄭丹在内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

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謗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壊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三千里違舊章矣尃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

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
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䂮等奏旉等侵官
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旉等八人付
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
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
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
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卿可共駮正之
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為駮議左僕射魏舒

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㝢等
備為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
以干亂視聽而㝢是議主應為戮首但㝢及家人並自
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
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
㝢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

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
秀議曰故太宰何曽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
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
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
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
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
謙隱約曽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
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

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
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
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摠
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傚莫大
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
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
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
歸全易簀而沒盖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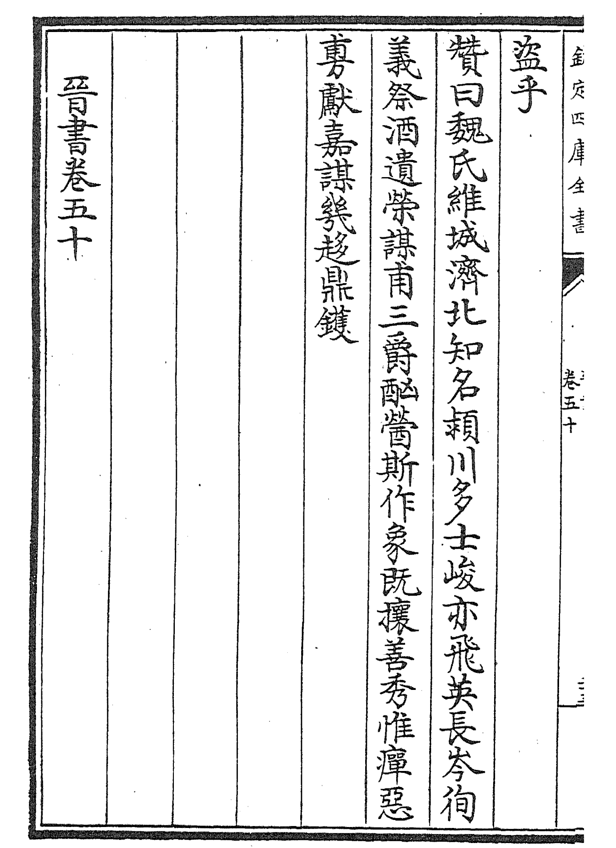
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

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卒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

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為王渾所譖毁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罷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

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輙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博士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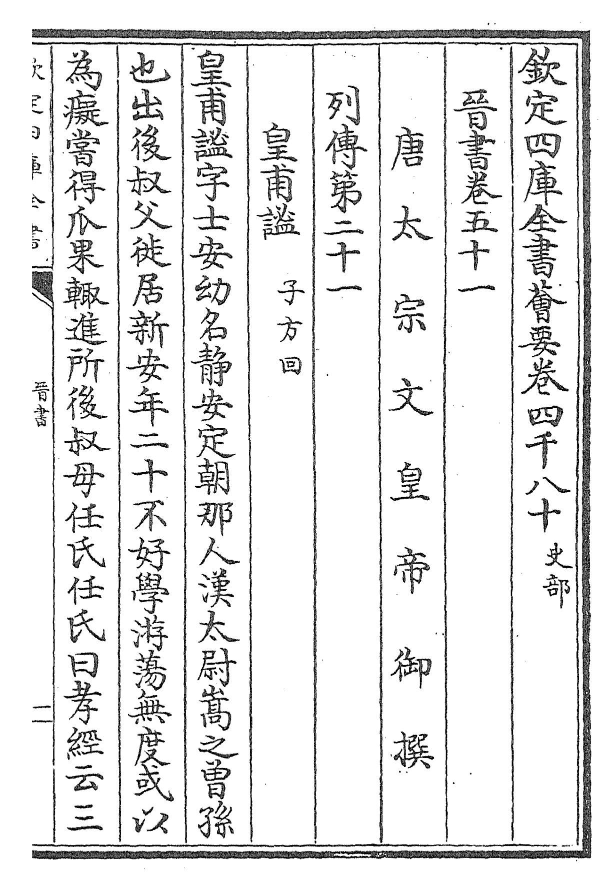
婞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
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
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
軌儒門謇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
身雖甖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潁之
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
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



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頳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酗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潭惡蕁獻嘉謀幾趍鼎鑊

晉書卷五十



晉書卷五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

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曽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

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禄者懐人之憂形强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

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

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名上計掾舉

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為
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
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
關内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
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為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
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
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
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

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寛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賔主之論以觧難者名曰釋勸客曰盖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黄鍾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

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鈎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冐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黄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研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禄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已之會時清

道真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數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揺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違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飡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眖華好恵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

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斑璘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

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
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寧
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
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徹
故進者享天禄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
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
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

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没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虚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説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刼於田榮顔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

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顔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

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

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
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
歎若黄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
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
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
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絶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
苦兾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
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尫弊迷於道趣因

疾抽簪散髮林皐人網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皐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温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

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𪏆𥻆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濵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

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甞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為煩請絶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朿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强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

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耻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名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為亡存天下之

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隅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

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纖
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
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
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
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
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
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

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環或扪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

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揷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

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

下死而重傷䰟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
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
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
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
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
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
州閉戶閑居未甞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

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

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遥曵戴朗月之髙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覯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遥棄於南荆夏像韜塵於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

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閲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惑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捻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徃者倐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

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輿兮庶
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實在夜而愈光逼區內
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顧輕舉而
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
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
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厮徒於靈圉兮從馮
夷而問津名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
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亹亹而愈

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芝英於瀛濵揖太昊以假憩兮
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振睇玉
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曄兮仍騰躍
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
遥兮悵東極之路促詒纖阿而右迴兮覿朱明之赫曦
苙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馹
天馬而髙馳譏羲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
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

留斯閒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與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覩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毚兎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滀探龜蚰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黄於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

於北陸攀招摇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
眷兮頫玄黃於地輿名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
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辯惑於上皇兮稽
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洛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
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
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
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
兮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為匠乾以為均散而為物結而

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川滯而為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徼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颻颻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别易而會難顧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飡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翊其斯彎晩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

蹕載輪修祖班命授號轘轓整旅兆司斁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詠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雷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翛霍兮仰流旌垂旄旖旎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僸僸而方馳且啟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閲乾川揮玉闕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根覩品物兮終復魂形已

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縈縈而嚮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睽蓋蹈烟熅兮辭天衢心闓曶兮識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彞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娱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

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聰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濵山嶽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嘗賔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

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
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
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
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
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
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
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
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

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内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列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卭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敎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

以清邈矣聖皇叅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名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

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
已久不宜復改虞駮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
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
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
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凖正三辰則懸象
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
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
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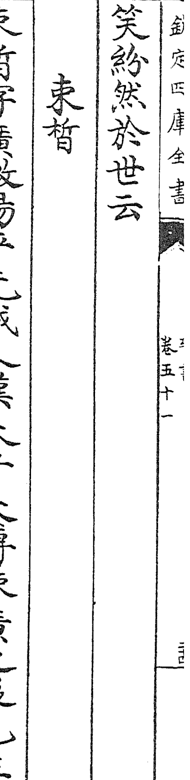
象失古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

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

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

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謂之喪服喪服若以服
表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
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来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争
哉皇太孫尚幾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
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
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
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
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絶飢甚

拾掾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禄勲太常卿時懷帝親
郊自元康以来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
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横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
餧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録又撰古文章類
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
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
國其唯凉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
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荅更相嗤



笑紛然於世云

束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晳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

棄之鑒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調

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為晳

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

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晳與衞恒厚善聞

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為勸農及餅諸賦文頗鄙俗時

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

曰束晳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咍含毫散

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

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
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内哀其終
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
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説齊
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
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
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
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

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横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盡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踰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鰌徒屈蟠於埳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

日徒以曲畏為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
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
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
而王繩直孰若茹藿飡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
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
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
族翔林蠍蛒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
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
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
賢者之流叅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
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
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
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
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
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

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禄比從政於匽荀之寵譬宦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静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禄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鮮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

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
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
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
性唯天所授烏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
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袞而拖繡
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
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
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

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肆神游莫
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
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總羣言
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
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
乃辟璆華名晳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
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
廪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蓄嘉穀此誠有虞戒

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

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兾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

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洿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

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

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

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

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

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

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

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

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

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

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
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
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
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
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
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劔一枚長二尺五寸
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

燼簡斷札文既殘鈌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

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縁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為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晳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

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

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徳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猷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

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
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
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
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
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
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
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
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

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

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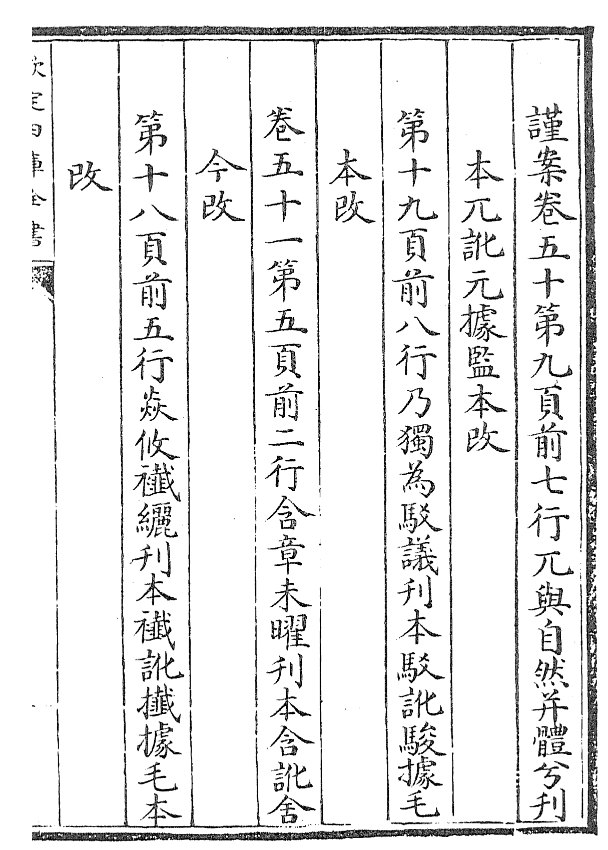
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

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晳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晳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篳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徵絶羣財成禮度刋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卷五十一


謹案卷五十第九頁前七行兀與自然并體兮刊

本兀訛元據監本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乃獨爲駁議刊本駁訛駮據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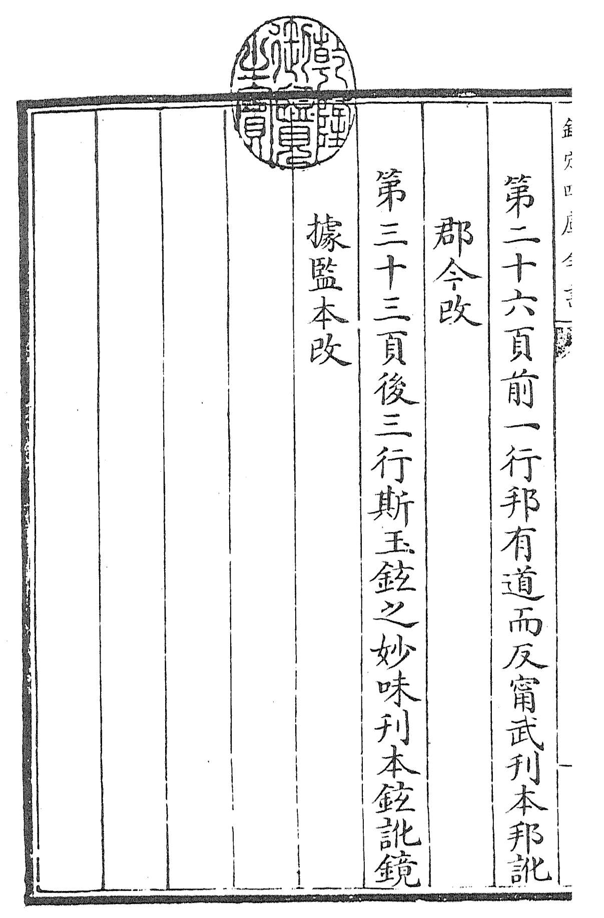
本改

卷五十一第五頁前二行含章未曜刊本含訛舍

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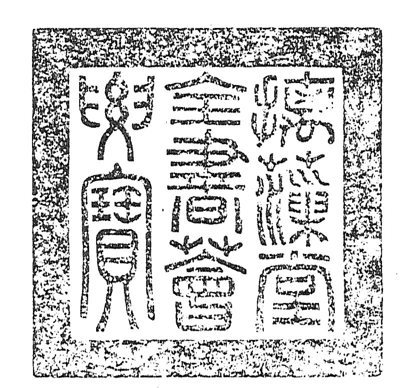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前五行猋攸襳纚刊本襳訛櫼據毛本

改



第二十六頁前一行邦有道而反甯武刋本邦訛郡今改

第三十三頁後三行斯玉鉉之妙味刋本鉉訛鏡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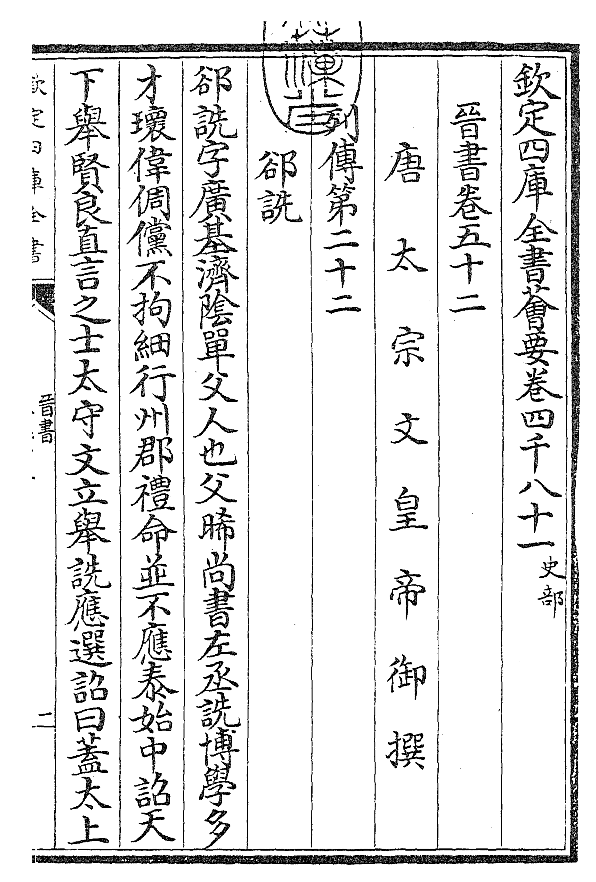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五十二至五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十一 史部

晉書卷五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

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没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吏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兹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

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廷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

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敎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邱夷吾淪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

乎策曰建不刋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
茲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
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
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
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
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
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
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

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
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
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
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
下無釁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高枕
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
咸慕名宫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内故邪正之人難得
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

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絶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

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辦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汚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

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慎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

夷狄内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為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

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

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戸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冡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從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

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别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内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

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于千載朕膺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韣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

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
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
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
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
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㬥慢感動心術
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
和而禮歸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
王畧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玁狁孔熾書歎蠻夷

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内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
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内居與百姓雜處邊吏
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
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
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
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
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
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廢積農傷則人

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

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

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塡餓

狼之口及其已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

海天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

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

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

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答

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

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歳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攻何路而臻

于兹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
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
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幾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
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
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
利則斷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
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
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

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
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
賢之信也方今海内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
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
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飡之士如此化流罔極
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
尚書郎然毁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
士廷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

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
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
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
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
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
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貧
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
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之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

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為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為災亦由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

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

書郎進止有方正已卒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駁議事皆施用遂為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内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為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諝吳黄門郎譚碁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揚州刺史

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别駕陳擿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吴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别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主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頽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

言雖非彼以為是以所授有顔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蘗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竒彼以為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

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

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叟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闢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嚮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渇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謟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

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趑雎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敎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

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為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

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玁狁為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寛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乂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

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

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

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産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

貝生於江鬱之濵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鄄

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為作答
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為廬江延已
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
譚為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為郟
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内饑饉譚傾心撫邺司徒王戎聞
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内
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
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别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

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戸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為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甞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甞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

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
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
亡矣後為紀瞻所薦而為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
建興初元帝命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
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
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珧於朝乃上
牋求退曰譚聞覇主遠聽以求才為務僚屬量身以審
已為分故疏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

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
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闇
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飡
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
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
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
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或問譚
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

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没茂嗣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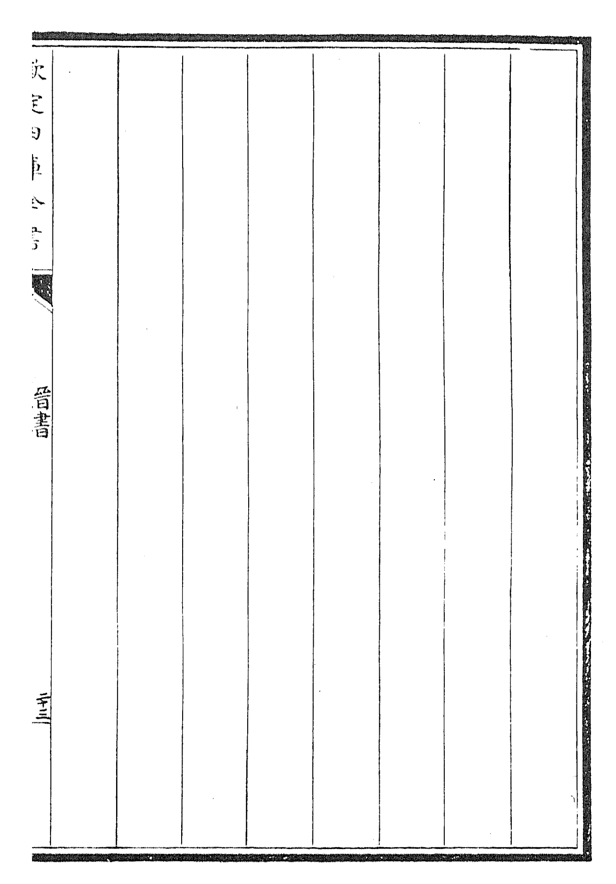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帢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蘁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

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
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
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
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
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
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
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
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薖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裒然應名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己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曾飛龍津泝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晉書卷五十二